

对有的人而言，“回家”就是找到并活在内心想要的生活方式里

许知远：游荡者归来

文 / 吴琦

许知远常常坐在单向空间的门口，标志性的长卷发让他看起来像一个吉祥物，或者一座纪念碑。单向街书店，一家 2005 年自圆明园起家的独立书店，几经搬迁和戏剧性的拯救，现在拥有 3 家分店。其中两家开在北京繁华的大商场，另一家落在花家地，这里闹中取静，人流比较少，客人多是慕名而来。

有时他也问同事要一支烟，类似在办公楼楼梯间遇到彼此、一起抽烟的那种场景。他是这家公司的老板之一，他和他的伙伴于威常在院子里找员工谈话，为各个部门寻找更加清晰的定位，但很容易跑题，忽然几个人哈哈大笑，仿佛没把困难放在眼里。

自去年“单向空间”拿到一笔千万级别的投资后，许知远正式进入了创业者的行列。这个 1976 年出生，25 岁前，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就出书成名的“忧伤的年轻人”，30 岁不到即任《经济观察报》主笔、《生活》杂志出版人。人们迅速用“知识分子下海”这种 90 年代的用语来形容他，商业杂志索性说他是“许三观卖身记”。其实身份的转变不能穷尽他的变化，他今年快四十岁了，在创业的当下，个人生活也正经历转折。

很多人叫他许老师，而另外一些人，开始叫他老许。他曾把自己定位成公司里的“首席哲学官”，尽管现代企业制度中并没有这样的发明。但他的确是这样来管理公司的。在鼓励员工的时候，他会说，“希腊人说，若不发挥个人能量，是对人的尊严的侮辱。”

在公司会议上，他通常拿一杯咖啡坐在旁边，当 CEO 于威缺席，会议交给他主持，他会露出被老师点名的表情。但又很快进入角色，挠挠头，站起来，用笔在黑板上继续划拉，谈起 15 世纪的阿姆斯特丹，怎样成为从羊皮纸到印刷术的出版中心，谈到 19 世纪报纸的兴起和 20 世纪的硅谷……他希望员工思考的问题是，在新一轮时代变革中，这家书店可能扮演的角色。

听众却很沉默。他经常遇到这种沉默，写完一本书，录完一期音频节目（这个新节目也是他创业中的一部分，点击量已经超过百万）。

他曾引述哈维尔对自己作家生涯的评价，“他不仅受惠于内在的活力，时代也常常宠幸他，他的自我表现与时代情绪恰好合拍，他赢得喝彩与声誉。”这句话用在许知远身上也合适。

而他自嘲的版本是，“意外的优势，一知半解的英文、杂乱的知识、炽热的青春表达欲，模仿英文杂志的写作风格”，背后是一个热气蒸腾的中国渴望了解世界。

随着大众文化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，这个没有任何组织、机构作为掩护的游荡者，被快速地贴上标签，公共知识分子、精英主义……尽管多数人还没来得及理解这些词语真正的含义。一些著作陆续在港台和海外出版，但对于那里的读者而言，许知远也身处错位，他迷恋的是逐渐老去的那一辈西方知识分子，而读者们现在需要的，是新鲜的中国故事。

“10 年，他发现自己耗尽了最初的经验与能量，尝试过各种角度，同时，外部环境也发生转变，不再热情地接纳他之前的努力了。”哈维尔昔日的困境再次在他身上显灵。

“我一直对辽阔的东西感兴趣，对新的尝试感兴趣，”榜样是纽约知识分子群体、晚清的中国文人、法国文学中的外省青年。具体来说，又回到 10 年前效仿亨利·卢斯的梦想，卢斯是《时代》和《财富》的创始人。他越来越喜欢过更本能的生活，但那是经过沉淀之后的本能。

他这样描述通往莫斯科地铁漫长的电梯，“你可以从容地把手上的书读上两页，倘若你身后的姑娘性感撩人，还可以试着谈上一场微型恋爱，在抵达前，你足以说完所有的甜言蜜语。”他这样描述泰戈尔，“他似乎在和整个世界谈恋爱，不需要具体的异性。”



他以书店为家，每天穿着人字拖，躺在椅子上，上半身永远是白衬衣和西装外套，代表了知识分子的那一面。他开始保持游泳的频率，在和年轻同事的相处中适度自嘲，这是度过中年危机的标准方式之一。

人物周刊：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？

许知远：还行，这一两月慢慢接受了现在的状态。因为纯粹写作的时候，我也常说自己的状态不对，它就是你对现实的不舒服。萨义德对一个知识分子的经典定义就是，在哪里都觉得不是自己的家。我不相信有人能和他的生活达成平衡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，人永远都处在挣扎中。

人物周刊：创业和作家有何不同？

许知远：就是很琐碎，时间变得空前紧张，被各种琐碎的事情分散掉了。不过人总是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，本质上没有什么太多变化。我之前的状态大概持续了五六年，更重要的原因是政治上的，那是作为知识分子本身的困境。可能我没有以前那么矫情了。

人物周刊：对你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，你怎么看？你理解他们吗？

许知远：我们的关系特别紧张。我父亲是军人出身，我觉得他们成长的时代是中国最糟的时代，因为那是一个宣传的时代、控制的时代，物质又匮乏，他们也挺不幸的。而在我长大的过程中，中国变化非常快，他们脱节严重，有时候还会把他们的观念强加在我身上，所以关系变得紧张，当然我所要求的自由，也不太正常。

人物周刊：同龄人中，你最欣赏哪些人？为什么？

许知远：我每次好像说的都是一个人，就是贾樟柯。他有一种超强的平衡能力，他的作品的质量和产量，他的个人创作和他为了实现创作所需要的交往能力，他是一个综合体。这是很难的，反正在同龄人中，我没见过一个这样的人。你想他这么高产的状况，没有跌出水准的东西，同时兼顾了纪律性和自由，我觉得我做不到。

人物周刊：责任、权利和个人自由，你最看重哪个？

许知远：当然是个人自由，超过一切。个人的自由其实又是对自我的责任，自由同时有伦理和美学的价值，所以自由是本质。

——转自《南方人物周刊》